

# 欢迎来到西伯利亚

1

鼻骨断了？我一下揪住了蚊子的衣服，说：「我还要打！你有什么办法！」

「别打了！西毒，再打下去你真就没命了！」李哥死死的握着我的手说：「认输吧，我对裁判说我们认输！」

「别！」我一下揪住了李哥的领子，死死的拉着，「李哥，别认输，别，我求你了！」

「你想死啊！」李哥喊了起来。

「别认输！」我狠狠的揪着李哥的领子不松手，扭头对蚊子说：「快想办法！」

蚊子愣了一下，又看了一眼不说话的李哥，赶紧给我处理伤势。先清除掉血迹，接着用两个加厚棉棒塞进了我的鼻孔里，塞的很深，顶在了断裂的鼻骨上。剧痛过后，那种异物探进脑袋里的感觉真让我恶心。

「记着，用嘴巴呼吸！」蚊子拍我的脑袋说道。不用他说我也知道，我的鼻子已经无法通气了。

黑市拳手对对手没有任何的同情，那种看到你受了重伤坚持搏斗而对你心生敬佩的剧情只能在电影里看到。比赛开始，芯片就迅速逼了上来，真是可怕的对手。

也许我的伤让他大意了，在芯片刚进入攻击距离内，我突然起腿。

打拳不能死打，有时候一个小小的变数让谁都招架不住。前腿侧踹，自从我踏入黑拳界就用的极少的一个腿法，正好蹬在芯片的脸上！

前腿侧踹攻击距离长，启动又快，虽说力量一般，但打在头上的话也是有点效果的。芯片没有防住，被我踹的一个后仰。他双手的防御开始散乱，我抓住机会，朝他的左侧软肋疯狂连扫！

我感觉我才是芯片！这机会抓的简直太帅了！我大张着嘴拼命喘气，催动全身力量不停扫踢，我知道过了这村就没这店了！

芯片被我突然启动的连续重扫踢的身体晃荡，但他毕竟是极有经验的拳手，立刻恢复了防御。我马上放弃了腿攻，转而在快速的拳法进行贴身围剿。我能听见场馆内已经爆棚的呼喊声，观众们的激情让我血气上涌，不知疲倦的疯狂挥拳！大脑里只有一个念头，就是要摧毁对方！

现在想起来，我觉得我真是疯了，在芯片架好防御的情况下，我竟然连续挥拳超过两分钟，一直到这个回合结束，我还在拼命的击打抱头的芯片，直到裁判把我拉开。

坐在拳台角落里，我大口喘着气，双手都在发抖，刚才用力过度了。芯片坐在那里正在处理伤势，他的脸上也全都是血，不知道被打中了哪里。这麻绳很操蛋，使劲的划过去一下就破皮。李哥捧着我的脸说：「西毒，你感觉怎么样，没事吧？」

「我很好……」我喘气喘的说话都不利索。

「你眼睛怎么这么红？」

「红吗？」红不红我自己也看不到，不管他了，爱红不红。新的回合一开始，我就冲了上去。这下彻底满足场内所有观众的欲望了，我跟芯片像两条发疯的斗狗一样厮杀在了一起。

没错，在很多人的眼中，只有这样，才是黑拳。

我已经记不清我挨了多少拳脚，到最后疼痛感已经消失，打在身上只是电击一般的麻，鲜血和汗水在我眼前飞溅，我分不清是谁的。一记看上去毫不起眼的摆拳过去，芯片身子一晃，倒下了。

我接着的一拳打了个空。看着芯片倒在我的脚下，我忽然产生了一种错觉，觉得那倒下的人是我自己。我的意识都恍惚了。

裁判蹲下去给芯片读秒。可芯片一直趴着，一动不动。一只手在脑袋前面，还握着拳，另一只手无力的摆在一边，拳头已经松开了。

在第七回合，裁判宣布我获胜。我站在那里没有动，我真的是动也不想动，我好累。场馆内沸声四起，我听不清他们在喊

什么。李哥冲上来，紧紧的抱住了我。我就那么歪在他的身上，任凭他在我耳边大声大叫：「西毒，你赢了！你赢了，西毒！」

西毒.....是我吗？

好多人涌上了拳台，我的思维好像静静漫过的海水，把一切泡的都不真实。眼前的景象全是模糊的，只有阿果是清楚的。

我忽然间好想她。

离开拳场，李哥带着我直接去了医院。我在离开的时候很后悔没有看到姓秦的跟姓陈的这一对拜把子兄弟。不过在医院听李哥说，这两家伙愣在那里一动不动，脸上难看的跟吃了屎一样。他们把所有的家底全部赔了进去，买回去的飞机票都是个困难。

一场拳赛让他们倾家荡产。真是痛快。

去医院做了手术，固定断裂的鼻骨。当那两个棉棒从我鼻子里掏出来的时候，真是又疼又爽。事后医生告诉我，全身的伤还有很多，不过没有什么致命的。我说你这不是废话吗，我一动全身都疼。

医生白了我一眼，说，你的三根肋骨有不同程度的骨裂，注意养护。

晚上躺在病床上，跟散架了似的。李哥坐在我旁边，抽着烟问我：「西毒，赢了，说说啥感想。」

「没有感想，就是.....累。」我实话实说。

「你现在可是打败了芯片的拳手，回去让小妖他们知道了还不得羡慕死。」李哥笑着说：「以后你跟他们可就不是一个档次的了。」

我忽然想到：「李哥，你在我身上下注了吗？」

「说实话，下是下了，还真没敢多下。下了五万，赚回来四十万。」李哥笑道：「早知道我就下四十万的注了。」

「呵呵.....」我刚想笑，就感觉鼻子生疼。我说：「那就好。李哥，回去后，我不想打拳了。」

「嗯，不打就不打吧，想干点啥李哥支持你。阿果比你大，年龄也不小了，她也要过过安定的日子了。」

「咱啥时候回去？」听到阿果，我一时间思归心切。

「等你伤养的差不多了再走，反正现在也不急了。」听得出来，李哥也是松了一口气。这时候李哥那两个贴身的小弟从外面走进来，说：「李哥，芯片也送进这医院里来了。就在最头上的那间病房里，我刚才打听了一下，说是颅内震荡，现在还昏迷着呢。」

「这家伙.....他这次可害了不少人倾家荡产啊。」李哥说着，点了一根烟放在我面前。

「李哥，你知道我不会抽烟。」

「学学嘛，反正你以后又不打拳了。混社会，总得要抽烟的嘛。」李哥说。我一想也是，刚接过香烟，病房门开了，进来了三个高大的外国白人，在敞开衣服的胸口处，露出了貌似巨大蝴蝶的纹身。

「你们是……」李哥一愣，刚想说什么，他们三个立刻掏出了手枪对准了我们，为首的一个白人用很流利的汉语说：「李向昂，你别乱动。」

2

这是一个单人病房，空间不大，三个拿枪的白人带着一股子杀气。一时间，无数念头闪过我脑海，他们干什么？报复？押注在芯片身上输钱的人？还是幕后组织老大请来的杀手……我被那黑洞洞的枪口指着，只觉得浑身冰冷。

「你们怎么会知道我的名字！你们干什么的！」李哥是见过世面的人，在这种情况下也没有慌乱。虽然被枪指着不能动，但语气中却透着一股黑道大哥睥睨江湖的气度。

「李向昂，你在天津还能说上几句话，可是在这里，我劝你最好闭嘴。」为首的那个白人一晃枪口，又指着李哥手下那两个蠢蠢欲动的小弟：「别逼我，我可不想在这里再杀人。」

再杀人？我心里一惊，难道说他们刚才已经杀人了吗？杀谁了？

李哥脸色铁青，并未闭嘴，而是沉声说道：「你们是芯片的人？难道输了比赛，就用这种下三滥的手段来报复吗！」

「芯片，哦，不好意思，刚才他已经死了，就死在了这把枪下。」这个白人说着，晃了晃手上那把加了消音器的手枪，「留着他已经没用了，我们已经有了新的目标。」

「你们到底是谁！」李哥的声音竟然有一些发颤。

「蝴蝶会，李老大想必知道这个名字吧。」

李哥愣了，他说出来的话带着不敢相信的腔调：「蝴蝶会？你们是.....俄罗斯黑手党！」

「说的没错。」那白人微微一笑。

我被震惊了！简直不敢相信！面前的家伙竟然是闻名世界的黑帮团伙——俄罗斯黑手党的人！那个让俄罗斯政府都束手无策的组织？我的天，这他妈哪跟哪啊？

「你们.....想干什么？」李哥的声音有点发抖，他这次算是见到同道中人了，不过不是一个级别的。

「那我就长话短说了。芯片本来是蝴蝶会物色的拳手，准备要他代表组织参加下一届黑市拳峰会的，没想到却败在了这个中国小子的手上。所以.....」白人的蓝色眼睛紧紧的盯着我：「你要代替他。」

「你们凭什么要求我代替他，你们没这个权利！」我徒劳地说道。

「这个你说了不算。」白人咧嘴笑道：「我们现在就要带你走。」

「我不走！」我强忍着恐惧，猛的发起狠来：「你们杀了我，也别想逃出去，这里是中国，可不是你们的地盘！」

白人听了这话并不生气，却微微一笑，说出了一个人的名字，让我的心里猛然一颤！

从他嘴里说出来的，竟然是我父亲的名字！

「不要那么吃惊，在你参加这场比赛之前，关于你的所有资料我们都已经掌握了。如果你不配合的话，我们不仅会杀了你，还有你的家人，你的朋友，我们一个都不会放过。相信我，我们有这个能力。对于没有利用价值的人，我们从来不手软的。」

我惊愕的已经说不出话来。怎么会，怎么会这样？我的大脑瞬间一片空白，原本以为一切都已经结束，这帮人却突然出现，凭空扼杀了我的希望。为什么？为什么会这样！

「我们的时间已经不多了，芯片的尸体随时会被人发现。我给你一分钟的时间选择，是跟我们走，还是留在这里，跟你的家人一起变成尸体。」白人用枪指着，口气中丝毫没有商量的余地。

我转头去看李哥，他的脸色已经一片死灰。我明白，在这种情况下，他已经完全没辙。俄罗斯黑手党的传言我听说过，他们是全球势力范围最广的黑帮组织之一。由于俄罗斯政府裁军，许多军方的精英都被俄罗斯黑手党所吸收，成为对抗政府法治的中坚力量。他们公开与社会对抗，明目张胆地进行各种犯罪活动。凡是威胁他们利益者，一律惨遭报复，许多政商名



流被暗杀的事件，即出于他们之手。并且俄罗斯黑手党势力遍布全球，在美国都有分支机构。李哥的势力跟他们比起来，简直犹如蚂蚁之于大象。

如果他们真的针对我家人和朋友的话，后果不堪设想。以他们的情报网，肯定连阿果也不会幸免于难。

我明白，事情已经完全没有转机。我平静了下来，问：「我能先打一个电话吗？」

「不好意思，不可以。从今天开始，你不能再跟任何人联系。」

「你们要带我去哪？」

「俄罗斯。」

「我要多长时间才能回到中国？」

「顺利的话，一年。在你不死的前提下。」

我绝望了，我知道已经回天无力。事态的发展不受任何人的控制。我紧紧的抓着李哥的衣服做最后的嘱托：「李哥，不要告诉阿果我去了哪里，不要再让她担心。你只要告诉她，一定要让她等我，一年后我会回去找她，一定！还有，打电话告诉我家人，随便编一个什么理由都可以，千万别让他们为我担心！李哥，我拜托你了！」

李哥的嘴唇在轻轻颤抖，他没有说话，握着我的手点了点头。

我浑身疼痛的站了起来，说：「我跟你们走，不要伤害任何人。」

就这样，我离开了这里，跟着他们去了一个陌生的国度。一切许下的誓言，都在残酷的现实面前灰飞烟灭。

这帮人确实神通广大，不费吹灰之力就把我带到了俄罗斯。出国原来可以这么简单。说实话，他们在路上很照顾我，因为我的身体还没有恢复，不大适应长途跋涉。

这些人对我的身份了如指掌，从根上掐断了我中途逃跑的机会。他们可能在中国长期活动，所以汉语说的非常流利。我问那个为首的白人叫什么名字，他说自己叫尼古拉耶维奇，不过这个名字并不好记，大家都叫他黑桃 K。我也可以这样称呼他。

我问他，为什么不叫黑桃 A 呢？A 比 K 大。

他皱皱眉：「我的老大叫黑桃 A。」

我们来到了莫斯科。根本就没有时间领略这座充满传奇性的历史古城的风采，我就被直接带到了一架小型私人飞架上，我问黑桃 K 要去哪里，他告诉我说，去西伯利亚。

西伯利亚，记忆中好遥远的地方。在我的心目中，它跟北冰洋是一个概念。听了我的话，黑桃 K 告诉我，西伯利亚的北面就是北冰洋。

我顿时感觉到一股寒意。

坐在有些颠簸的飞机上，我问：「为什么要去西伯利亚？」

「因为在那里有一个训练营，你要在那儿接受训练。」黑桃 K 简短地回道。

「朱可夫训练营吗？」我接着问道，心想还真有这地方？

「朱可夫？」黑桃 K 愣了一下，「朱可夫是二战时期的苏联元帅，跟训练营有什么关系？」

「难道我说错了吗？」我掰着手指头说：「世界五大黑拳训练营，有印尼的班加旺训练营、哥伦比亚的黑十字训练营、阿富汗的星月训练营、中印边境的康巴训练营和西伯利亚的朱可夫训练营。它们培养了世界上最为优秀的黑市拳拳手，并且把这些拳手输出向世界各地，通过参加比赛为这些组织赚取巨额奖金。难道不是吗？」

「哦，你们中国人的想象力真是太丰富了，这都是谁告诉你的？」黑桃 K 颇为无奈的扶着自己的额头：「怎么说的还跟真事一样，我从来就没听说过什么朱可夫训练营，我告诉你，你说的这些都是假的。」

「我靠.....竟然全都是假的？」我暗暗的想，妈的，被地摊文学给骗了。

「那我们将要去的训练营叫什么名字？」我不甘心的问。

「没有名字，这个地方本来是我们蝴蝶会的一个秘密分支机构，为了准备一年之后的国际黑市拳峰会，才临时改成了训练

营。」黑桃 K 转头对我说：「你就叫它训练营，就可以了。」

3

飞机在广袤无垠的高原上飞行，下面的景色极为苍凉壮阔。巨大的西伯利亚如同一个沉睡的巨人，一眼望不到边际的躺卧在大地之上。黑桃 K 指着下面说：「看，那是贝加尔湖。」

我从飞机上向下看去，只见苍茫辽阔的大地之上，有一片清澈无瑕的蓝色，好像撒在大地上的一把蓝色珍珠。湖型狭长弯曲，宛如一弯新月，黑桃 K 带着自豪的口气说：「贝加尔湖是世界上最深最大的淡水湖，被称作西伯利亚的明眸。」

啊，果真漂亮，那就是贝加尔湖吗？那就是中国史书里所记载的「北海」，苏武牧羊的地方？我淡淡地道：「我们汉朝的哥们苏武，曾经在这里住了 19 年，天天放羊。」

黑桃 K 扭头看了我一眼，接着咧嘴笑了起来：「真不愿意跟中国人打交道。」

「为什么？」

「因为中国人跟俄罗斯人一样，心中都有一个大国情节。不管在多么艰苦恶劣的条件下，这种大国情节就像印记一样被刻在了骨头里，永远无法抹除。」黑桃 K 耸耸肩，「大国对大国，当然不愿意打交道了。用你们中国人的话来说，叫一山不容二虎。」

「哦，我想我现在对你没有什么威胁。」我指着自己的鼻子说：「我的鼻骨还没有长好呢。」

黑桃 K 只是笑笑，不再说话。他其实笑的时候挺多，并没有我想象中的那么残酷。这个杀手不太冷。

其实从广州到莫斯科，再到这里，我中间不止一次的想过逃脱。以他们对我的看护程度，不是没有逃脱的可能。但最后，我还是放弃了，我不能拿所有人的性命冒险。黑桃 K 绝对没有表面上那么温文尔雅，我逃了，我的家人，我的朋友，还有阿果，都会有灭顶之灾。

飞机最后降落在普托兰纳，一块隐藏在西伯利亚广阔原始森林里的高原。

下了飞机之后，我并没有感觉到寒冷。空气非常清新，阳光照射也很充足，身上暖洋洋的。黑桃 K 告诉我，西伯利亚也有夏天，只不过非常短暂。这里的冬天十分严寒，有时达到摄氏零下四五十度，能够冻炸我的肺。

「说说黑市拳峰会吧。」在前往训练营的路上，我问黑桃 K。走了几步路，我的旧伤又疼了起来。

「国际黑市拳峰会三年举办一次，对整个世界的职业黑拳手来说都很重要。哪个组织的代表拳手如果在这场峰会上夺得冠军，对于这个组织的整个家族来说都是一个巨大的荣誉，同时还能带来巨大金额的生意。」黑桃 K 看我走路费劲，还搀扶了我一把，「明白吗？这对我们来说很重要。」

「这么大的赌注，你们全都押在我一个人身上？」

「不，不，你并不是惟一的，你只是其中之一，就像被你打败的芯片一样。一年后，你会和训练营里面的其他拳手一起参加峰会。」

「如果我得不到冠军呢。」我终于问了这个我最关心的问题：「如果我得不到冠军，你们就会杀了我，我再也不会回到中国是吧。」

黑桃 K 笑了起来：「西毒先生，我们是黑帮，不是屠夫。请不要把我们想的太坏，除非在没有办法的情况下。」

我稍微安心了些，他又接着说道：「冠军只有一个，谁都不知道哪一个人会获得冠军头衔。不管你打赢或者打输，只要你最后能够活下来，我们都会按照约定把你送回中国。但是.....我想你一定不愿意输的，在那个拳台上，输跟死，几乎没有区别。」

「还有，」黑桃 K 又道：「只要你能入围，最后活下来的话，会有 5 万美金的报酬。」

「你能让我打一个国际长途电话吗？」

「不能，我已经说过了，你不能再和任何人联系。」

这座位于普托兰纳高原的训练营看上去就像是一所监狱，那灰色的建筑没有一点生气。黑桃 K 告诉我，本来这个地方是没有这么大的，这是后来又扩建起来的。他把我送到了训练营另一

个白人的手中，就没有他事了。临走的时候，黑桃 K 对我说：「嘿，中国小子，希望一年之后我还能有机会把你送回中国。」

看着黑桃 K 离去，我忽然想起了一句老话，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

「嘿，你，会说英语吗？」训练营的那个高大健壮的白人用英语问我。这人的体格极其强健，脸上的两道皱纹又深又长，好像两道刀疤。看样子应该是这里的教官一类的。

「会说一点，说的不好。」我也用英语回答道。

「那没有办法，你以后慢慢适应吧。因为这里没有人会说中国话，包括我。」白人尽量说的很慢，以便我能听懂，「我是这里的第一教官，耶奇科夫斯基，前陆军上尉。你叫我教官就行了。」

「哦，教官，我能先打一个电话吗？」

「不能，这里没有任何通讯设备。」教官冷冷地回道。

他带着我走进训练营。这里很空旷，就像它所在的西伯利亚一样毫无生气。我注意到里面还有一些拿着武器的军士，人并不多，但也有十几个，他们见了这位叫做「耶奇科夫斯基」的教官都立正行礼，而教官却只是略略的点头致意。

教官带着我去见了一个医生。我能认出来他是医生，因为他穿着一件白色大褂。好像世界上所有的医生都是这身打扮。医生

检查了一下我之前的伤势，尤其是我那还没有愈合的鼻骨，转头对教官叽里呱啦说了一通话。我一句也听不懂，不过听语速和发音，应该是俄语。

教官听了医生的话后点了点头，带着我进了一个房间，对我说：「你身上的伤势还不允许参加训练，住在这个房间里，十五天之后开始训练。」

「要把我关在这个房间里十五天？」我看了一眼这个不大的地方，一张床，一张桌子，上面摆放着一台老式的电脑，还是显示器压在歪倒的主机上那种。在房间里还吊着一个沙袋，室内有一个小厕所，除此之外别无仅有。

「十五天，你的任务是让自己的身体快速痊愈，我想够了。」教官指着门外说，「每天会有人过来给你送饭。还有，不要想着从这里跑出去，外面的那些士兵会当场射杀你。」